



亲

后宫险恶之地 皇族风流之情

看不尽缠绵悱恻“巫山会”写一曲悲欢离合《长恨歌》

细说大唐第一家庭

上

蝴蝶扇动一下翅膀，或可以引发地球另一端的海啸。女人动一点心机，或可以改天下归属。武则天、杨玉环、太平公主、韦皇后……在大唐王朝光鲜夺目的背后，这些帝王家的女人们明争暗斗，掀起一股股血雨腥风。红颜祸水也好，女野心家也罢，她们都走进了历史，对王朝兴衰的影响，可谓无人企及。

原著◎许啸天

编者◎西江月色



仇





细说大唐第一家庭^①

原著 许啸天

编著◎西江月色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武媚娘虽然年纪幼小，
却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子。
她知道自己豆蔻年华，
洛神风韵，
仗着自己的媚骨花容，
正可以颠倒少年，操纵英主。
见太宗已近五十岁，
享国不久，又多内宠，
自己是新进的，位卑职小，
怎么受宠也得不到几天风光。
因此虽然太宗百般宠爱，
她总是淡淡的，
并不把太宗的宠爱放在心头，
只暗暗地在诸位王子中物色人才，
用心笼络。

触摸后宫

中国的宫廷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染缸，任何人置身其中都很难独善其身。门深似海的皇宫禁苑里，无数美丽的女子一旦进入宫廷，就被打上了皇家烙印，永远成为了皇帝的女人。她们在人前显耀的唯一途径就是得到皇帝的宠幸。激烈的夺床斗争，就跟专制制度下的政治斗争一样，尔虞我诈，充满杀机，令人不寒而栗。一个女人的胜利崛起，往往是建立在许多女人痛苦的基础之上的。新当权派也是踏在旧当权派尚未凝结的血泊上欢欣歌舞的。

隋唐之际的帝王们整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，沉浸在无休无止的欲望之中不能自拔。隋炀帝杨广登基后，不问朝政，荒淫酒色，整天与后宫佳丽嬉戏调情。隋朝的大好江山，就在轻歌曼舞之中葬送了。唐玄宗李隆基把自己的儿媳杨玉环弄到自己的龙床上，专房专宠，最后落得个在安禄山的铁蹄之下仓皇西奔的下场。

宫廷里的男欢女爱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，是性与政治的媾和。最明显的例子，恐怕就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了。她初入皇宫时，只被封为才人，地位是第十六级，想要见皇帝一面都十分困难。为了登上皇后宝座，她阴谋算计，为达目的甚至不惜亲手扼死自己的女儿。皇后的身份使她和她的家族飞黄腾达，权倾天下。她以女性的身体当皇后，最后以男性的身份当皇帝，她发动的夺床斗争，凶恶惨烈，无人企及。而她的男宠也不比任何一个皇帝的后宫佳丽少多少。

本书以史为经，以人为纬，描写隋唐两代帝王后妃，特别是隋炀帝、武则天、唐明皇的宫闱故事，揭露了帝王后妃穷奢极欲、荒淫无耻、腐朽糜烂的生活。结构完整巧妙、情节布局曲折动人、人物形象生动多姿是本书的亮点。它以翔实的描写弥补了正史的不足，是了解宫廷内幕不可多得的史料。

乱宫系列·亲仇

细说大唐第一家庭·目录



第一章 怨说炀帝 / 1

中秋来客 / 2
子占父妾 / 8
西域开市 / 14
钱行酒宴 / 21
情动 / 28
红拂夜奔 / 34
麻叔谋吃人肉 / 40

第二章 迷恋江都 / 49

侯女自缢 / 50
袁紫烟得宠 / 59
游幸江都 / 65
殿脚女的奇遇 / 70
怒砍琼花 / 76
深宫读表 / 82
李渊起义 / 88
虬髯公辞别 / 94
鹿影惊帝 / 100

第三章 隋亡唐兴 / 105

月下遇红颜 / 106
官变 / 111
帝死隋亡 / 117
美人饮剑 / 122
窦线娘巧战得婿 / 127
征讨字文化及 / 133
秦王落难 / 139

第四章 皇位之争 / 145

私通嫔妃 / 146
淫暴的齐王 / 151
玄武门之变 / 156
齐王遗孤 / 162
谁的杨妃 / 167
多情天子 / 171
太子谋乱 / 176
唐三藏取经 / 181

第五章 则天称帝 / 185

来喜轩来喜 / 186
后宫斗争 / 191
皇后武媚娘 / 196
母女承宠 / 201
色胆无边 / 206
徐敬业讨武 / 211
太平公主 / 216
冯小宝进宫 / 221
薛怀义失宠 / 226
男宠兄弟 / 230
中宗回京 / 235
众女弄权 / 240
驸马偷香 / 245
太子怒杀武三思 / 249
皇帝做媒 / 253
公主逃难 / 258

乱宫系列

亲仇·细说大唐第一家庭

第壹章

怨说炆帝





· 中秋来客 ·

绣户微启，湘帘半卷。一群戴着黑头巾的男仆，双手托着盘子在门外往来穿梭，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山珍海味，送到门边。帘内伸出一双双玉手，接过菜肴。屋子里不时传来一阵阵娇嫩的欢笑声，偶尔还有男子的哈哈大笑声。原来这天是中秋佳节，范阳太守朱承礼，正在内室与妻妾儿女把酒言欢。

朱太守约有五十来岁，长着白净脸，三绺长须。夫人荣氏，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娇娜。娇娜是朱太守夫妇的掌上明珠，年方十八，俏丽不凡，满腹诗书，端庄典雅。朱太守有一位如夫人，小名飞红，二十四岁，性格与娇娜迥然不同。飞红谈吐锋利，说的话既有趣又让人喜欢，满屋子只听见她在说笑。朱太守共有六位如夫人，另五位如夫人即醉绿、眠云、漱霞、楚岫、巫云，但没有一个能赶上飞红的。飞红在六年前生下了一位公子，取名安邦。这样一来，不仅朱太守把飞红宠上了天，就是夫人荣氏想起朱门从此有后，也对飞红另眼相看。飞红脸蛋俊俏，眉眼美秀，自然受宠。再加上她知书识字，能算会写，把偌大一座太守府第，上上下下，里里外外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全家三四十个仆人，在她面前不敢扯一句谎，不敢回一句嘴，这番才干让朱太守不宠她也难。

这次内室家宴，朱太守坐在正中，左边是安邦公子，右边是娇娜小姐，荣氏坐在上手，飞红坐在下头，醉绿、眠云、漱霞、楚岫、巫云五位姬人，一字排开陪坐在下面。一家人传杯递盏，说说笑笑。吃过几巡酒，上过几道菜，楚岫就轻弹琵琶，眠云吹笙，漱霞吹箫，巫云拍板，醉绿轻启朱唇唱道：

清明寒食踏青游，生小娇怜未解愁。
买得扬州花线髻，时新样子斗梳头。

曲栏低垂湘竹帘，分明窥月见纤纤。
丛头鞋子红三寸，金线编成小凤尖。

丛桂中秋始作花，一宵香露浸冰纱。
不嫌风露中庭冷，坐向三更看月华。

醉绿唱一段，太守赞一声：“好新鲜的句子！”等醉绿唱完，太守急忙问道：“这新诗是谁做的？谱在这《金貂换酒》的曲子里，真是分外动听。”醉绿站起来说道：“是娇娜做的，谱在曲子里，婢子们三天前才唱得顺嘴呢。”太守一听是女儿做的诗，喜得笑逐颜开，忙伸过手去，握住娇娜的手，笑着说道：“好孩子！难为你做出这么好的句子来。”说着，回过头对飞红说道：“你去把那个翡翠砚拿来。”飞红听了，带了一个丫鬟，转身进房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丫鬟就出来了，把一个黄缎子的包裹交给太守。太守随手交给娇娜。娇娜接过包裹，打开一看，是一个玉匣，匣子里面端端正正地嵌着一方翡翠砚。娇娜抚摸着翡翠砚说道：“这个砚儿看着真是可爱，爹爹赏了孩儿吧！”朱太守含笑点头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你拿去好好用，多做几首好诗。这是五年前，我从海南得来的。虽然算不上什么稀世珍宝，也是个贵重的东西。这几年我一直藏在箱子里，舍不得用，今天就赏了你吧。”娇娜听了，高兴得站起身来，向父亲道谢。

飞红在一旁接口说道：“小姐得了这砚儿，从今以后做起诗来，句子精，意思新。将来嫁了姑爷，小两口儿也可以吟诗唱和到天明呢！”娇娜听了，羞得满面通红。朱太守瞧着，哈哈大笑起来。众人正在大笑，这时一个大丫头进来禀告：“汴梁申家的公子来了！”荣氏听了，立即欢喜起来，连声说道：“快，快请进来！这千里迢迢的，一定把他累坏了。”大丫头听了，急忙转身去传话。五位姬人和娇娜小姐，听到有陌生人来，连忙进屋回避。

过了一会儿，软帘一动，一位玉树临风的公子走进来，抢步上前，向朱太守夫妇请安。荣氏伸手把拉他到怀里，一边帮他暖手，一边说着：“好孩子！路上辛苦吗？家里父母都安好？”公子一一答复。飞红拿来一张椅子，在荣氏旁边坐下。丫鬟送上杯筷，荣氏在一旁不停地劝酒劝菜。喝了几杯，朱太守说：“甥儿来到这里，都是一家人，快叫娇娜姐弟二人出来陪表兄喝酒。”飞红听了，急忙到里屋把安邦拉了出来。表兄弟二人当下互相施礼。

荣氏指着飞红对外甥说道：“这是你舅父的爱宠，正是我们家的泼辣货！好孩子，你也见识见识。”这公子一听，知道是庶舅母，赶忙上去行了半礼。飞红慌得连忙用袖子遮住脸，连声说道：“公子折煞我了！快不要这样。”又笑着说：“六年不见，公子更是英俊不凡了！还记得六年前公子来我家做客的时候，常常溜进屋里





瞧人梳头，看人搽胭脂。我那时候刚来，见了公子还十分害羞呢。现在我的孩子也养得这么大了，公子如果再来瞧我梳头，我就把公子像抱自己孩子一样抱在怀里！”荣氏听了，笑道：“了不得了，泼辣货又现原形了！”满屋子人听了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这时，两个丫鬟拥着一位娇滴滴的小姐走了出来。只见她锦绣衫裙，珠围翠绕，靓丽逼人。荣氏说：“快过来拜见申家表哥！”申厚卿早就站起身来，抢步上前，在娇娜小姐裙边深深地作了一揖，娇娜小姐也袅袅娜娜地还礼。两人站在那儿，真是一对玉人，公子风采翩翩，小姐清丽动人。申厚卿抬起头来，忍不住在娇娜脸上深深地看了一眼。娇娜小姐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忙躲到母亲身边坐下。申厚卿归座说道：“五六年不见，妹妹长得跟天仙一般了！怪不得我家三妹天天在家里念叨娇娜妹妹呢！”飞红说道：“公子既然说我家小姐是天仙，刚才为什么不多拜她几下呢！”一句话说得朱太守和荣氏撑不住笑了。娇娜更是羞得坐不住，悄悄带着丫鬟退进了内房。

朱太守问申厚卿路上的情形，申厚卿说：“这次出门，一来是奉父母之命特意到舅父舅母这里请安的，二来是想待到明年春天，就近去赶考。但是甥儿一路走来，看了种种情形，满肚子的功名之念，早已消了大半！”朱太守听了诧异起来，忙问：“外甥，你为什么这样灰心？”申厚卿回答说：“舅父想必也知道。当今圣上一味沉溺声色，任凭奸臣播乱朝政，把国事弄得一团糟。这还不算，俗话说，‘民为国本，本固邦宁’，可是从甥儿沿途看到的情形来看，百姓吃的苦比在十八层地狱还要多。这样糟蹋百姓，不是甥儿放肆，恐怕这大隋的天下，也不会长久呢！”朱太守听了，不禁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些事，老夫做命官的哪会不知道？无奈上面有杨素、虞世基等奸臣，横行当道，愚弄天子。老夫区区一个太守，也是无能为力。话虽如此，朝廷昏乱也由它昏乱，外甥个人的功名还是要的。将来得了一官半职，正可以替朝廷整顿国政。”申厚卿听了，只是摇头。

荣氏伸手抚着申厚卿的肩头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你路上到底看见了什么，让你这样灰心丧气？”申厚卿说道：“舅母您不知道，甥儿住在汴梁，皇上的一言一行，甥儿都知道。当今炀帝自从第一次游幸江都以后，回宫后日夜不忘扬州的风景，再加上后妃奸臣的怂恿，就要再次游幸江都。炀帝因为受不了路上的寂寞，竟要将宫中的妃嫔全部带去，以便尽情游玩。又嫌京城到扬州的旱路，来往辛苦，决定走水路。从京城到扬州，没有河道可通。要走水路，除非过海。

“皇帝带着后妃漂洋过海毕竟危险，国舅萧怀静就出了一个主意。说大梁西北

方原来有一条旧河道，秦朝时候的大将王离曾在那里挖了一条河道引进孟津的水，直灌大梁，时间一长变得壅塞不通。现在只要多招募丁夫，重新开掘大梁至河阴、陈留、雍兵、宁陵、睢阳一带，引来孟津的水，东接淮河，就可以直达扬州了，一共只有一千里的路程。炀帝心中正因为司天监台官耿纯臣报称，睢阳地方有王气隐隐吐出，上冲房星，需要天子亲临压制；现在又听说挖通睢阳就可以掘断王气，炀帝心想只要临幸睢阳，就不愁压不住王气。随即下诏，令大总管麻叔谋为开河都护，又传令荡寇将军李渊为开河副使。

“李将军是个正直君子，知道开河的事必将坑害生灵，辞去了这个差事。炀帝就令左屯卫将军令狐达担任副使，在汴梁设立开河公署。然后在各处颁发文书，招募人夫。不到半年工夫，就招了三百六十万丁夫。另选年少有力的人，做节级队长，监督工程。连老人、小孩和好人家的妇女，都被官家拉去烧饭、挑水、缝衣、洗衣。一共掠去五百四十三万人，一齐动工。那些丁夫被官家捉去，又被节级队长提着刀棍督管着，只得日夜不休地做着苦工，拼着性命一锹一锹地挖，丝毫不敢偷懒，以致个个弄得腰酸背痛，力尽筋疲。只要稍有一点迟延，不是被捆了重打，就是被绑去斩首。看他们在那里做工，人人脸上都露着惊慌。

“每天天还没大亮，就要动工，一直挖到天黑，才让停工。晚上又没有房屋居住，河边草地，随处安身。晴天暖日，还勉强可以凑合。如果是雨雪天气，那班丁夫就在大雨之下，不停地向烂泥地上爬挖，弄得浑身都是泥土，好似泥鳅一般。丁夫毕竟都是血肉之躯，怎么禁得起风寒雨雪的折腾？没几天，就一个一个地病倒了。可恨那些管工的官员，不管你病得多么严重，也还是要你做工。你想那害了病的人，哪还有力气做工？节级队长见了没力气做工的，反而打得更狠，一皮鞭下去，是一条血痕，打得那班丁夫鬼一样地嘶叫着。河道里，每天都有人倒下去，横七竖八，满眼都是。这情形过路人看到，再怎么铁石心肠也要落泪。可恨那班督工的官员，只顾工程进度，不管百姓性命。丁夫死了一批，他们就又补上一批。

“后来死的越多，补的人也越多。一个地方，能有多少精壮的男子？男子不多，只得将老幼妇女一齐拉去搬泥运土。即使是住在乡僻小地的小家妇女，也没有一个能幸免。那群老弱妇女，更是禁不住折腾，没几天就死了无数。尸体填街塞巷，到处哭声不绝。甥儿一路是在死人堆里走来的。有些心肠软一点的县官，另雇丁夫，借用开河道装泥土的车子，把尸骸搬运到荒野埋葬。一路走来，北起河阴，南至雍丘，抬死人的和抬泥土的并道而行。

“舅母想想，如果是圣明当道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惨事？如今昏君在上，奸臣





在下，甥儿生性憨直，即便是考取了功名，得到一官半职，在奸臣手下讨生活，也不能为天下苍生谋福。倒不如埋头读书，不求功名，韬光养晦，等以后辅佐圣明。不然，仗着书生本色，去上一本万言书，尽言竭诚，也不失为一个忠义的秀才。”朱太守听了，拍着外甥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好一个有志气的孩子！只怕举世浑浊，一人独清。你上了万言书，非但得不到好处，反而惹下大祸，就不好了。我劝你还是不问是非，多喝几杯酒吧！”说着，招呼丫鬟替厚脚斟上酒，舅甥二人，举杯递盏，欢笑痛饮。

朱太守这时已经有了七分醉意，就吩咐把五位姬人叫出来，说：“甥舅如同父子，用不着避忌什么，你们拣些好听的曲儿弹唱一番。”正说着，那巫云、楚岫、醉绿、漱霞四姬已经调弄乐器。眠云珠喉一启，唱了一曲《醉花枝》，接着楚云也唱了一折《凌波曲》。一句一折，折到高处，余音娓娓，绕梁不断。朱太守听着得意不已，不知不觉连喝了三大觥，酩酊大醉。飞红见了赶紧上来，扶着朱太守进卧房去了。荣氏见丈夫离了席，就招呼五个姬人一齐坐下喝酒。

五个姬人，个个绮年玉貌，爱说爱笑。见申厚卿是一位公子哥儿，品貌又好，性情又和顺，抢着你一杯我一杯地劝酒。申厚卿酒量本来就大，越是多喝了酒，越是话多。姬人们问他：“公子在京城，宫里的新鲜事应该知道的不少，讲几件给我们听听。”申厚卿听了，忙丢下酒杯，连说：“有，有，有！当今的炀帝是一个好色之徒，他在宫中干的风流事多着呢！文帝有两个儿子，都是独孤太后所生。大儿子杨勇，早年立为太子，第二个儿子，就是当今皇帝，取名杨广，先封为晋王，出居晋阳。炀帝一直有谋夺皇位的心思，虽然封藩在外，却常常贿赂文帝的近臣。那些近臣都替炀帝说好话，炀帝也常常进宫，在皇帝跟前尽些孝道。独孤太后原本就宠爱小儿子，自然经常在文帝跟前替炀帝说话。炀帝又结识上了越国公杨素，里外合力，生生地把东宫废了，改立当今的皇上做太子。

“炀帝从此改住东宫，天天在先帝宫中厮混。当时有一位陈氏宣华夫人，深受先帝宠爱，夜夜受宠。可先帝已经年老了，再加上纵欲过度，没多久就弄出一身病来。宣华夫人见先帝有病，日夜不离地侍奉汤药。炀帝想博得一个孝顺的名声，时刻在文帝身边伺候，因此能够天天见着宣华夫人。炀帝见她黛绿双娥，腰肢似柳，鬓发如云，艳冶销魂，是天下一大绝色，不禁动心。有一天，炀帝进宫去问候先帝病情，在分宫路口遇到宣华夫人。他抢上前去深深一揖，趁势用袍袖在宣华夫人的裙边一拂。裙底下宣华夫人的小脚露了出来，宣华夫人见了，知道炀帝来意不善，急忙转身要走。炀帝却上前把她拦住说道：‘杨广久慕夫人仙姿，今天相逢，实在

是天缘，如果能得夫人错爱，我杨广至死不忘！’说着涎皮赖脸地向宣华夫人怀中扑去，吓得宣华夫人转身逃向文帝的寝宫。

“文帝这时病得气息奄奄，正昏昏沉沉地睡着。宣华夫人被炀帝追得慌张，匆匆逃进寝宫。头上的金钗被帘钩挂住，落到一只金盆里，砰的一声响，猛地把文帝从梦中惊醒。这时宣华夫人已经走近龙床，她气喘吁吁，红晕满脸。文帝是久病的人，容易动肝火，见了这情形，大声喝问。宣华夫人知道事情重大，低着头不敢做声。文帝看了，更加怒不可遏，颤着声音喝道：‘什么事这么惊慌？快快说来！你不说，就传内侍立刻赐死！’宣华夫人听了这话，跪倒在龙床前，淌着眼泪将炀帝调戏她的情形，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文帝一听，气得目瞪口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挣扎了很久，才喝出一句：‘这淫贱的畜生！’一口气转不过来，晕厥过去。

“宣华夫人慌得大声哭喊起来，一时间独孤皇后和三宫六院的妃子，通通赶进寝宫。炀帝也听到了风声，不敢去见文帝，只是躲在寝宫门外探听消息。过了一会儿，文帝才转过一丝气来。见了独孤太后，手指着太后，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‘全是皇后误导了我，白白废了我儿杨勇啊！’又连声说道：‘快传旨宣杨素进宫！’”申厚卿说到这里，觉得口干了，举起酒杯就要向嘴里倒，荣氏连忙拦住说：“冷酒喝不得的，快换热酒来！”





· 子占父妾 ·

申厚卿说着隋炀帝的风流故事，说得嘴干了，才停了下来，荣氏劝他吃些酒菜。醉绿性急，连连问道：“文帝要传杨素，后来怎么样呢？”申厚卿喝了一杯热酒，眠云夹过一片鹿肉送到厚卿碗里，厚卿连忙站起来道了谢，拿起筷子夹起吃了，又接着说道：“炀帝早在偏殿候信，文帝传唤杨素，自然有他的心腹太监前去报告他。炀帝就吩咐太监在朝门外候着，见到杨素，务必先把他带到偏殿里见自己。

“杨素早已和炀帝通了声气，听到文帝召见，就跟着两个内史官进宫。到了大兴殿前，几个太监上前说道：‘东宫有请。’杨素是何等奸雄，岂有不明白之理？到了偏殿，只见炀帝满脸慌张。炀帝看见杨素，上去抓住他的袖子，低声说道：‘你如果能帮我登上大位，我一定终身报答你的大恩大德！’杨素听了，说了‘殿下放心’四个字，就跟着内史官走进文帝寝宫。

“文帝一见杨素，就大声说道：‘你误了我的大事！真不该立杨广这个畜生！’杨素听了，故意装作诧异的样子，说道：‘太子一向仁孝有德，不知道做了什么事，让圣上这么愤怒？’文帝气愤地说道：‘好一个仁孝有德，全是假惺惺！如今他竟趁朕抱病在床，猥亵庶母，这样禽兽不如的东西，怎么能继承大位？朕的病越来越严重了，恐怕时日不多了。爱卿是朕的心腹老臣，相信不会辜负朕。朕死后，仍立杨勇为嗣皇帝，一定要记住啊！’突然声嘶力竭，喘不过气来。文帝挣扎着大喊：‘快叫我儿杨勇来！快叫我儿杨勇来！’一口血喷到罗帐上，猛地两眼一翻，身子一僵，一命归西了。

“文帝死后，杨素帮助炀帝登上了皇位。杨素的权势因此更加壮大，他引荐了许多奸臣，像萧怀静、麻叔谋等人，横行不法，才闹成今天的局面。炀帝自从即了皇位后，从来不问朝政。有了三宫六院，八十一御妻，还不满足，总念念不忘宣华夫人。做天子的第三天，他见各处宫院妃嫔夫人都来朝贺过，只有宣华夫人没来。心里等不及了，就打发一个太监把预备下的一个金盒子拿去赐给宣华夫人。

“宣华夫人那天违拗了炀帝，现在文帝已经死了，炀帝接了皇位，知道自己得

罪了新皇帝，担心新皇帝报复，整天忧虑不已。思来想去索性横下心肠，等着一死，就没有去朝贺。后来转念一想自己毕竟是新皇帝的庶母，谅他也不敢把自己怎么样。正在犹豫，忽然看见一个内侍，双手捧了一个金盒子，走进来说道：“这是新皇帝赐给娘娘的，盒子里还有东西，皇上吩咐娘娘亲手打开。”宫女上去接来，宣华夫人一看，盒子四周都用皇封封着，盒口又有御笔画押，疑心盒子里是炀帝赐她自尽的毒药。宣华夫人想到自己倚年玉貌，却被文帝选进宫来，陪伴老皇上，已经是万分委屈了。如今又为了保全名节，得罪了新皇帝，眼看就要断送性命，不禁一阵心酸，流下两行珠泪。宫中的侍女见宣华夫人哭得凄凉，也忍不住流泪。整个宫中，顿时哭得天昏地暗。

“送金盒来的太监等得不耐烦了，一再催宣华夫人打开盒子。宣华夫人一听，更是痛哭不止，拖延一刻是一刻。后来见内侍一再催逼，就把牙齿一咬，小脚一顿，‘嗤’的一声揭破封皮，打开盒子一看，宣华夫人不禁呆了。原来金盒里面，根本不是什么毒药，而是一个同心结。旁边的宫女围上去一看，都欢喜起来，说道：‘娘娘千喜！’宣华夫人一听，羞得把盒子一推，转身坐到床沿，默不作声。内侍见宣华夫人既不收同心结，也不谢恩，就催道：‘娘娘快谢了恩，奴才好回去复旨。’两旁的宫女，都巴望着夫人得宠，自己也得点好处，纷纷围过来劝道：‘娘娘正当妙年，独守空闺岂不可惜？难得新天子多情，不但不恼恨娘娘，还要和娘娘永结同心。娘娘何不趁此大好年华，多享几年富贵？’宣华夫人听了，叹声说道：‘新天子如此多情，我也顾不得了！’说着，袅袅婷婷地站起来，伸出纤纤玉指取出同心结，然后对着金盒拜了几拜。内侍接过盒子，回去复旨了。

“宣华宫的侍女，知道新皇上要临幸太妃，急忙打扫宫中。放下绣幕，点起御香，床上更是收拾得花团锦簇。然后众人都静悄悄地候着。初更时分，不见御辇来。过了二更时分，也没有什么动静。快到了三更，众人正昏昏欲睡，忽然听到内侍喝道的声音。众人惊醒过来，急忙跑到宫门外候着。只见御道上一簇红灯，照着一位风流天子步行而来。

“原来炀帝初登皇位，六宫新宠应接不暇，在萧后面前，也得周旋一番。又因子占父妾，怕让旁人看见，就故意挨到夜深了，才悄悄地来会宣华夫人。宣华夫人收了同心结后，又惊又喜，又羞又愧，情思昏昏，等到半夜已经和衣在床上朦胧睡去了。忽然宫女上来悄悄推醒她，不由分说地簇拥着宣华夫人走出宫来。滴水檐前，宣华夫人和炀帝相遇。身旁的太监，高举着红灯。宣华夫人不由得拜倒在地，低头称了一声‘万岁’。炀帝见了，慌忙上前扶住宣华夫人，挽着她走进宫去。





“这时屋里红烛高烧，阶前月色横空，宣华夫人的脸更显得异常娇嫩。炀帝把宣华夫人的手一拉，放到怀里，低低地说道：‘今夜朕如同刘阮入天台！’宣华夫人侧着玉颈，默默不语。炀帝又说道：‘夫人风流美丽，令朕魂荡神迷。朕为夫人寸心如狂，差点丢了大位。如今天缘凑合，在这疏灯明月之下又见仙容，不知夫人打算怎么慰藉朕？’炀帝连问数次，宣华夫人流泪说道：‘贱妾已经侍奉了先皇，之前因为名分攸关冒犯了万岁，实在是不得已，还望万岁怜恕。陛下后宫三千粉黛之中难道就没有国色，何必眷顾残花败柳？既污圣身，又丧贱节，还望陛下三思。’炀帝听了，笑道：‘夫人说的很是在理，但是朕自从见了夫人之后，早已魂销神荡，寝食难安。夫人如果不见怜朕，还有谁能治好朕的心病呢？’

“说到这里，炀帝向宣华夫人深深作了一揖，慌得宣华夫人赶忙把炀帝的袖子拉住。一时情不自禁，抬头向炀帝脸上一看。那时光正照在皇帝脸上，只见他眉清目秀，正是一个风流少年。自古嫦娥爱少年，炀帝如此软求哀恳，宣华夫人心中早已应允，只是羞答答说不出口来。正在这时，左右送上筵宴。炀帝吩咐：‘把筵席移到檐前，今晚朕要陪娘娘赏月。’说完携着宣华夫人的手，走出帘幕。这时宫禁寂静，月华如水；花影树荫，参差庭院。炀帝和宣华夫人相对而坐，如同月宫神女、蓬岛仙郎。

“炀帝满斟一杯，递给宣华道：‘好景难逢，良缘难再。今夜相逢，共饮一杯，但愿此情长久。’宣华接住酒杯，含羞说道：‘天颜咫尺，恩威并重。今夜定情，但愿陛下钟情不渝！’说着，也斟了一杯送到炀帝手里。二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说说笑笑，渐渐亲热起来。宣华夫人薄醉以后，风情毕露，轻盈旖旎。炀帝看得神魂颠倒，眼迷心醉。不知不觉间，月移斗换，宫漏深沉。炀帝站起来，握着宣华夫人的手，在月光下漫步一番，然后并肩携手，同进寝宫。二人你怜我爱，同欢作乐，早把先帝的恩情，一生的名节置之度外。那时甥儿在京里听到两首诗，说的就是炀帝和宣华夫人的故事：

月窟云房清世界，天姝帝子好风流。
香翻蝶翅花心碎，妖嫩鸾声柳眼羞。
红紫痴迷春不管，雨云狼藉梦难收。
醉乡无限温柔处，一夜魂消已遍游。

不是桃夭与合欢，野鸳强认作关关。
官中自喜情初熟，殿上谁怜肉未寒？

谈论风情直畅快，寻思名义便辛酸！
不须三复伤遗事，但作繁华一梦看。

荣氏听厚卿说完了，笑道：“甥儿真是好记性，连诗都记住了。”眠云说道：“这段故事，莫非是公子自己编出来的？怎么说得活灵活现，好像亲眼看到一样？当今天子怎么会如此荒唐呢？”醉绿也说：“是啊，我也不信。我们老爷常和宫里的人来往，都没说过这样的事。”申厚卿道：“诸位姨娘有所不知，与舅父来往的都是宫中官员，怎么可能知道内宫的情事？即使知道一些，碍于自己的前程，也不敢说给外人知道的。前段时间我家来了一个老宫人，他伺候过宣华夫人，空闲的时候就把皇帝的风流故事，一件件地说给我听。所以这些事我虽然没有亲眼见着，但也和亲眼看见的差不多。”

大姨娘说：“真没想到当今天子竟然这么荒唐。”申厚卿笑道：“当今天子荒唐的事多着呢！天子这样糊涂，满朝都是奸臣，我即使考上功名，又有什么用呢？”说着，不禁叹了一口气。楚岫说道：“好公子，你说当今天子有很多荒唐事，现在老爷不在跟前，再讲几件给我们听听吧。”飞红也悄悄出来，说道：“好公子，你说的那些，我也没听过呢。求你再说一个给我听听，我替公子斟一杯酒。”说着，从丫鬟手里接过酒壶，走到申厚卿跟前。亲手把杯中的冷酒倒掉，斟上一杯热酒，把酒杯送到申厚卿唇前。

申厚卿慌得连忙起身，接过酒杯，连说：“不敢。”荣氏说道：“你们不要胡缠了，公子一路风霜，现在也很累了。他在家里的日子长着呢，有话过几天再说，你们劝公子多吃几杯酒，才是正事。”飞红听了，把红袖一掠，说道：“劝酒啊，这事我拿手。”说着，坐在荣氏身旁的座位上，三啊六啊地和申厚卿猜起拳来。她一边说笑，一边猜拳，发鬓底下的两挂耳坠好像打秋千似地乱晃着，手臂上的玉钏碰得叮咚作响。飞红连输了三拳，喝下了三杯酒，粉腮上顿时飞起了两朵红云。一双水盈盈的眼珠，不停地向厚卿脸上溜去。

荣氏在一旁说道：“大姨娘总是这样蛮干，要劝酒也该斯斯文文地行一个令，慢慢地喝着，才有意思。”眠云听说行令，最是高兴，忙说道：“太太快想，我们行一个什么令才有趣？”荣氏低头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我们来行一个‘女儿令’吧。第一句要说女儿的性情和言行举止，接着的一句，要用诗书成句。说不出句子的，罚一大觥；说的不对景的，罚一中杯；说的不错的，饮一小杯，门杯缴过令之后，依次行令。”飞红听了说道：“太太快喝一杯发令，我准备着罚一大觥呢！”

丫鬟上来，先替荣氏斟一杯。荣氏拿起酒杯喝干了，说道：“女儿欢，花须终





发月须圆。”申厚卿接着说道：“女儿妆，满月兰麝扑人香。”说着饮了门杯。安邦坐在厚卿肩旁，他年纪小，不懂这个。厚卿说道：“我代安弟弟说一个。”眠云抢着说道：“我有一个了，我来代安邦说。”荣氏点头道：“你说！你说！”眠云道：“女儿裳，文采双鸳鸯。”安邦听眠云说完，也饮了门杯缴令。安邦肩旁是飞红，她接道：“女儿娇，鬓云松，系裙腰。”醉绿紧接着道：“女儿家，绿杨深巷马头斜。”漱霞接道：“女儿悲，横卧乌龙作妒媒。”接着是巫云，她说道：“女儿离，化作鸳鸯一只飞。”荣氏听了，不禁向漱霞、巫云脸上看了一眼。

巫云后面就是眠云了，她想了一个替安邦说了，轮到自己时却想不出好的来了。只见她低着头想了半天，说道：“女儿嫁，娥皇女英双姊妹。”飞红第一个嚷道：“三姨娘该罚一大觥！”眠云听了，笑道：“五姨娘也该罚。我说的，只是不押韵，五姨娘说的，可是不对景的。”楚岫问她：“怎么不对景？”眠云说道：“你自己想吧，做女孩子的选入了名门，又做了神仙眷侣，还有什么好怨的？”一句话说得楚岫自己也笑起来，连说：“我罚！我罚！”说着，自己拿了一个中杯，满满的斟了一杯饮下，然后满桌子人都饮了一杯完令。

忽然飞红跳起来说道：“这玩法不好，我们本来是想劝外甥喝酒的。如今闹了半天，外甥只饮了一小杯。我却和他猜拳输了，把自己灌了三大杯，这不是中了反间计吗？”满桌的人听了她的话，都笑了起来。眠云说道：“这也怨不得人，是你自己没本领才败了下来。你不服，应该再找外甥报仇去。”飞红忙摇着手说：“我可不敢了！”说着，让丫鬟斟上两杯酒，笑道：“外甥请！”眠云说道：“你不敢，我敢。”说着，叫丫鬟倒满两杯酒，笑着说道：“外甥请！”

三姨娘的手指甲，用凤仙花瓣染过，猜起拳来，鲜红点点，一晃一晃的，十分好看。正嚷得热闹，一个大丫鬟走来说道：“老爷醒了，叫三姨娘和六姨娘呢！”眠云听了，只得丢下申厚卿，和巫云两人手拉手离席进屋去了。安邦这时也睡眼朦胧拉着他妈妈的袖子，说要睡觉。丫鬟正送上汤果，荣氏说道：“是时候睡了，外甥一路辛苦，吃些汤果，早点睡下，有话明天再谈吧。”一场家宴，一直吃到黄昏人静。申厚卿起身告辞，退回客房去睡。

从此申厚卿就在舅父朱承礼家里住了下来，有他舅父的六位如夫人与他天天说笑着，倒也不觉得寂寞。朱太守的六位如夫人，飞红进门最早，府上叫她大姨娘，醉绿是二姨娘，眠云是三姨娘，漱霞是四姨娘，楚岫是五姨娘，巫云是六姨娘。大姨娘为人爽利，模样也最风骚。日子久了，朱太守对她不免有些厌倦，就把家务交给她打理。床第之欢，都是叫三姨娘和六姨娘。三姨娘善弹会唱，朱太守沉闷的时